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四十二回 畫樓西畔桂堂東

事出突然，眾人猝不及防，鼻端猛然聞到一陣香氣，立時頭昏目眩，四肢酥軟，紛紛倒在地下。屋內立刻又衝出四五個人，把文祥等人分別捆綁了，一個一個抬入草房。房內一位身穿白蓬裙、頭圍白布的年輕女子，對著正進門的白袍大漢說：「哈米，你該怎麼謝我？」

哈米笑著說：「卡奈娜！還少得了你的好處？我保證不出一個月，你就是康東布雷的大祭司了！」

卡奈娜立刻對身邊諸人說：「快謝過四法王！」

眾人彎身鞠躬，齊聲道：「謝謝四法王！」

四法王呵呵笑道：「不必客氣，實在太妙了，這幾個小子以為有當局保護，哪裡想得到反而被電腦出賣了！」

卡奈娜說：「電腦！哼！笨得要死！我們在城裡不能打架，就到城外來打。殺了人回去，一點事都沒有，我們的人一出城，就把電腦關掉！」

四法王說：「我們更乾脆，用自己的電腦！」

卡奈娜問：「你們既然有那麼聰明的電腦，為什麼不另外組織一個聯盟呢？」

四法王說：「沒有那麼簡單，我們的系統上不了長距網絡。」

卡奈娜說：「那你們永遠只能做小人物，讓人欺負囉？」

四法王憤道：「哼！別小瞧了，妳親眼看到的，我們利用震波作影音通訊已經不是問題了，下一步是分頻處理，一旦實驗成功了……」

這時有人來報：「報告四法王，大法王的影音傳來了。」

四法王說：「好！接過來。」

空中一陣光影搖晃，不一會，眼前亂點漸漸凝聚成形，影像跳動模糊，依稀可以看出是大法王。只聽那影像開口說：「四弟，影音還可以嗎？」

四法王說：「聲音還可以，影像有干擾。」

「那是難免的，目前我們只能將光影壓縮成數位式，再利用雷達波載波，穿過地函，傳到你那裡，再重組影像。聲音比較容易，影像還要一點時間。」

「已經夠好了，至少，在深海還可以作長距通訊，方便太多了。」

「你有把握是他們嗎？」

「你自己看吧！就在地上。」

「把鏡頭調低一點，我看不到。」

四法王指揮工作人員說：「把鏡頭調低三十五度。」

「是他們！沒錯！咦？那個白人是誰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查到了再告訴你。」

「管他是誰，通通殺了！」

「放心，我馬上下手。」

「好！我先掛了，不到一分鐘，已經消耗了五萬焦耳電能，還要想辦法省一省。」

「待會再談。」說罷，影像立即消失。

卡奈娜問：「大法王在哪裡？」

四法王說：「他在我們的海底基地。」

卡奈娜問：「海底基地在哪裡？」

四法王說：「不是我不說，是我不能說。」

卡奈娜嘴一撇：「不說拉倒，我知道你根本不相信我！」

四法王說：「我們才認識多久，我怎麼相信你？」

卡奈娜說：「我知道了，你是為了這幾個人來的！」

四法王說：「不錯，可是我喜歡妳也是真的。」

卡奈娜幽怨地說：「你喜歡我什麼呢？像你這樣有名又有力量的大人物，我有什麼值得你喜歡的？」

四法王說：「妳不要小瞧自己，將來成了康東布雷的大祭司，不也是大人物了嗎？到那時，憑妳的年輕美貌，誰敢不買妳的帳？」

卡奈娜說：「那些我都不稀罕，只要在我身邊就好。」

四法王說：「我當然會在妳身邊，只是我們事業龐大，不能老待在這裡。」

卡奈娜撒嬌道：「那你帶我走嘛！你去哪裡，我就去哪裡！」

四法王說：「別說孩子話，離開這裡你會像魚失了水，沒有一點好處。」

卡奈娜臉色一沉：「我懂了，你要我的時候就過來了！」

四法王說：「很聰明，沒有人喜歡笨女人。」

這時，文祥等人漸漸甦醒了，這才發現四肢動彈不得，已經成了階下囚。五個人只有文祥見過四法王，而且是在圓光中，也沒有十足把握。

雖然全身被綁，但手指活動還很正常，他使用指語問杏娃：「那個就是四法王吧？能不能先幫我們把繩子解開？」

杏娃說：「是他沒錯，你們一到這裡，我就知道會出問題。後來你們被迷昏了，我們立刻調了一個衛星能量轉運頻道來。剛剛發現大法王與四法王能利用地震波，透過地函通訊，這種方法的確很妙。目前我們只能用這個方法傳音，沒想到他們已研發出傳影了，我想要多瞭解一下。你先別急著脫困，那是小問題，想辦法多探聽一點機密。」

文祥盤算了一下，對四法王說：「你們是誰？這是哪裡？」

四法王得意地說：「我是誰？是你們的剋星！你們平時仗著電腦耀武揚威，現在可神氣不起來了吧！」

文祥說：「我又不認識你，什麼時候得罪你？」

四法王說：「中國西南有個文山生化基地，記得吧？」

文祥說：「那是席克大法王呀！他在哪裡？」

四法王說：「別自作聰明，想打聽我大哥的下落！」

衣紅卻插口說：「文哥！別理他，他想探我們的口風！」

四法王道：「妳叫衣紅，是吧？我想探你們的口風？哈哈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大哥躲在深海裡，誰不知道？」

四法王笑不出來了，咕嚕道：「這不稀奇，妳剛才偷聽了我們的談話！」

衣紅說：「我才剛醒呀！難道你的麻藥那樣差勁？別神氣，我們只是想多休息一下！隨時可以離開，信不信由你！」

四法王笑道：「別說大話！」

衣紅根據杏娃剛才所言，試探地說：「大話？我就說給你聽聽！當局已經派了一隊人馬，到太平洋海溝捉拿你哥哥大法王了！」

四法王暗暗心驚，卻鎮定地說：「妳做夢！」

人的表情通常是自發性的，但是往往因別有用心，會特別用意識去控制表情。長於觀察的人很容易在一些小動作上，分辨出自發與控制間的差異。凡是矛盾性的表情，前者短暫而細微，後者卻誇張且強烈。

衣紅見四法王面不改色，更有把握了，說：「唔！其實我蠻佩服你哥哥的，他很有魄力，對瓊英也不錯，至少比王之淳那個呆子要好多了。剛才你們用地震波通訊，當局已經偵測到了，我好心告訴你，不信拉倒！」

四法王聽衣紅娓娓道來，不像做假。再說大法王在太平洋海溝一事，自己從來沒有洩漏過，莫非這女孩說的是真話？他知道當局可以利用同步衛星，偵測地球陸地上任何一個角落。但是地底和海底，到目前為止，對當局而言還是死角。

那個基地是他們最重要的大本營，如果被發現了，那將永無翻身的機會了。在這個生死關頭，他不敢大意，也試探地問：「妳憑什麼這麼好心？」

衣紅說：「唉！還不是為了瓊英？她能幸福，我也安心多了，我答應周伯伯，要盡全力維護瓊英的幸福！」

她這樣東一聲瓊英，西一聲瓊英的，真把四法王給搞糊塗了。他問：「周博士和妳什麼關係？」

衣紅感嘆地說：「她沒有提起我嗎？連姐妹都不及我們親哩！你快點通知她吧！否則來不及了。」

四法王叫道：「阿爾格辛！給我……」話說到一半，想想又不對，果真如此，為什麼剛才大法王一點都不留情，要把他們通通殺掉？既然這些人遲早是死路一條，還怕他們知道什麼機密？

萬一她說的是真的呢？如果是假的，知會一下大法王也沒有損失。不論如何，多求證一下也好。四法王稍一停頓，怒氣陡升，大聲說：「死丫頭，差點被妳唬住了！來人啦！通通拖出去殺了！」

衣紅歎口氣，說：「笨就是笨，成不了氣候！」

荷塞等幾個人正要上前，四法王手一擺，對衣紅說：「你還有什麼說的？」

沒想到衣紅四人竟伸伸懶腰，自行站起來了，只有姜森莫名其妙，坐在地上瞪著掉落一地的斷繩。

衣紅說：「你以為憑這樣就能綁住我們？你以為前兩次你哥哥逃回老巢，是憑他自己的本事？」

四法王大驚失色，喊道：「快！不要讓他們跑了！」

荷塞領頭衝向四人，沒想到面前彷彿有道無形牆壁，一下子撞了個滿懷。其他人也好不到哪裡，五個人明明就在前面，伸手卻不能及。

四法王大驚：「你們有電離罩！」

衣紅笑著說：「豈止？我只要手一揮，你們立刻就成了碎粉！」

四法王問：「那你為什麼還不動手？」

衣紅說：「為了瓊英呀！再說我放了你哥哥兩次，總該給你一次機會吧！」

四法王轉怒為驚，說：「憑妳？妳放我大哥？」

衣紅說：「誰在乎你相信？有本事來抓我吧！」

四法王很瞭解電離罩的能耐，硬著頭皮說：「哼！妳先別嘴硬！等我跟我大哥聯絡了再說！」說罷，他轉頭喊道：「阿爾格辛，給我接大法王！」

一個白布纏頭的男子從後間跑出來，說：「報告四法王，已經接通了！」

四法王說：「傳過來呀！」

那個叫阿爾格辛的人說：「剛才您叫我接，就已經接通了，只是沒有訊號。」

四法王詫道：「怎麼沒有訊號？」

空中出現一個青灰圓團，無數細點在上面不停地飛舞。四法王心知不妙，大叫：「大哥！你聽到了嗎？大哥！大哥！」

阿爾格辛奔回後間，一邊調諧，一邊叫道：「對方信號中斷！四法王！不好了！系統整個亂了！」

四法王慌忙跑到後間，這邊衣紅五人好像沒事一般。只一揮手，荷塞等就感到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道向身上襲來，幾個人連滾帶摔，都被轟到門外去了。

房中只剩下他們五人和卡奈娜，文祥把姜森扶起來，坐到一個藤織靠椅上，說：「姜森博士，剛才委屈你了，我們先休息一下。」

杏娃又在文祥耳邊說：「用你的佛珠在四法王頭上照一下，如果他要去深海，我們正好跟蹤他。」

文祥走到後間一看，裡面有一台大型電腦，一些通訊及發電設備。包括四法王和那位阿爾格辛在內，共有四個人，正手忙腳亂地調整一個放在地上的接收器。文祥正待舉起右手，四法王回頭一看，大喝：「你進來做什麼？」

文祥說：「這叫做報應，衣紅小姐早就告訴你了，你還不相信，看來你們大本營已保不住了，你還不快點回去！」

四法王早亂了方寸，雖然知道此刻回去幫不上忙，卻也不能置身事外。如果已經出事了，等自己趕到那邊，時間上也差了一大截。現在既不知真情實況，又無法聯絡，說不定基地真的需要自己。他思前想後，一時之間竟無法決定去留。

就在這時，前面半空中青灰的光影竟然漸漸明朗了，一個長鬚長髮的老者，坐在浪頭上啜泣。那海浪上下起伏，老者也隨之忽高忽低，好似一點重量都沒有。

衣紅忙說：「快來看，有影像了。」

四法王與文祥衝出來，眾人驚奇不已。四法王驚的是不知來者何人，而文祥諸人則是不知四法王何以震驚。

文祥忙用指語問杏娃：「這是誰？怎麼了？」

杏娃說：「奇怪！我也不知道。」

空中的長鬚老者泣道：「我的子民不爭氣！叫我怎麼辦？」

衣紅接腔道：「你的子民？請問你是誰？」

老者說：「我是上帝的大兒子。」

衣紅說：「你騙人！上帝只有一個獨生子，名叫耶穌基督。」

老者說：「妳懂什麼？那穆罕默德呢？史密斯（摩門教創始人）呢？文鮮明（真理教創始人）呢？洪秀全（三點會創始人）呢？還有其他一些冒牌貨呢？」

衣紅說：「你是說他們都是你冒牌的弟弟？」

老者說：「怎麼不是？」

衣紅喝道：「你胡說！」

老者說：「好吧！我說實話！我是魔鬼！」

衣紅說：「好，就算你是，你佔住我們的通訊線路做什麼？」

老者說：「不知羞恥的丫頭！這線路明明是阿米哈米的！」

衣紅說：「誰是阿米哈米？」

老者又哭起來，說：「我那個不爭氣的小兒子呀！」

四法王怒喝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？竟敢污辱我！」

老者哭道：「唉！家門不幸！大兒子躲在水底不敢出來，變成王八了；二兒子鑽到地下，成了耗子；三兒子混在女人堆中，骨頭都軟了；最小的一個，偏偏有眼無珠，連親老子都不認，簡直是混帳王八蛋！」

四法王怒不可遏，一拳揮向空中的影子，斥道：「你敢罵人！我宰了你！」

老者望著四法王，憐憫地說：「沒錯，這也不能怪你！你才一歲，我就把你們丟在家裡，叫你嬾嬾瑪拉照顧你們。這些年來，你們兄弟很有出息，我的本事又沒練好，不能來看你們。今天，你差一點就要上當了，我只好冒險出來跟你打個招呼。」

四法王面色凝重，吞吞吐吐地問道：「您……您就是……」

老者激動地說：「是！是！」

四法王鼓起勇氣，大聲說：「您就是偉大的沙漠之風，薩赫丹大王嗎？」

老者高興地說：「阿米哈米，你還記得我？」

四法王心神大慟，立刻拜倒在地，哭道：「父王！偉大的薩赫丹！您還在人間！」

老者說：「這裡說話不方便，我馬上要回去，你們再熬一陣子吧，我的本領快要練成了。要知道，我師父是外太空智慧體，本頭比電腦大多了！我們有師兄弟六個，我入門最晚，年歲也大了，唉……」

四法王咚咚叩頭，說：「父王啊！我不在乎您有多少本領，我只希望您回來，跟我們兄弟團聚！」

老者點頭道：「你還有良心，快了快了！要知道，我薩赫丹，沙漠之風，如果不能打敗電腦，豈不是成了風中之沙？」

四法王哭了：「父王啊！不管您是風是沙，都是我的父王！」

老者說：「說得好！說得好！不要再用這條線路，電腦當局正在偵測。所幸阿米巴真正的位置，他們還沒有找到。再忍耐一陣子，只要你沒有犯法，他們不敢把你們怎樣！等我本事練好了，再看我們報仇吧！」

四法王道：「那還要等多久呢？」

老者說：「快了快了！我該走了，乖孩子，再見了！」

四法王眼見影像漸漸淡去，立刻衝上前去，狂叫道：「父王！等一下！」

老者說：「孩子，再見！」

四法王狂叫不已：「父王！父王！」

室內諸人見他們真情流露，人人動容。衣紅早就淚如雨下，嘩啦嘩啦流個不停。

杏娃問：「這也是人性嗎？」

文祥用指語說：「是的，這叫親情。」

杏娃說：「衣紅跟他們有什麼親情？」

「衣紅是推己及人，感同身受。」

「你們四個為什麼又不哭呢？」

「這是社會習慣，男人要負重任，不能輕易動感情。」

「為什麼男人要負重任呢？」

「傳統社會多靠武力，女人力氣小，只有男人能勝任。」

「可是現在有我們了，女人一樣能承擔責任呀！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可是衣紅還是動了感情呀！」

「人的習慣不容易改……喂！你是怎麼了？問個不停？」

「我在學而時習之呀！」

「學什麼？習什麼？」

「在應用第一個立場『好奇心』呀！」

大家從沒聽過四法王有什麼劣跡，再一見他孺子慕親之情，對他都產生了好感。文祥也只是聽李不俗提過，說四法王在火星搞破壞，殺人的是他哥哥大法王，應該與他無關。尤其那段施咒的事，他一直掛記在心，總想找機會瞭解一下。眼下就是正主，應該把握住這難得的機會。

四法王見父親的影子消逝了，一時悲從中來，顧不得眾目睽睽，乾脆坐在地上嚎啕大哭。卡奈娜走到四法王身邊，把他摟在懷裡，陪著他飲泣。

杏娃又在文祥等人耳邊說：「人為什麼要哭？哭有什麼用呢？」

衣紅忍不住了，斥道：「妳能不能少說兩句？我就是哭！」

此話一出，哭聲頓止，人人瞪著衣紅，莫名其妙。

衣紅忙揩乾眼淚，羞愧地向四法王解釋說：「是我的私用電腦，她一直在問，為什麼與我無關的事，我也要哭。」

四法王感動不已，只是他不相信電腦會問這種問題，但他也懶得辯駁。他振作起來，擦乾了眼淚，拉著卡奈娜坐到椅子上，難為情地說：「對不起，剛才我們父子相見的場面，讓各位見笑了。」

姜森說：「這是人情之常，四法王不必客氣。我們雖然還在敵對狀態，但也不妨害彼此交個朋友。能否請問，令尊究竟是什麼人？」

四法王說：「咱們是不打不相識，過去的事先放在一邊。我先自我介紹，我叫阿米哈米·希拉，是席克族人，我的父親薩赫丹·希拉，人稱沙漠之風，曾是中東世界響噹噹的人物。我們這一族在二十世紀時，是個幾十萬人的部落，擁有很大一片油田。

「只是基於世仇，猶太人與我們之間，有著一道不可跨越的鴻溝。在上個世紀，因看不慣美國人和猶太人的跋扈，族人紛紛起來反抗，不幸一敗塗地。中東各國政府雖然同情我們，卻怕遭到美國的報復，我們只能躲在沙漠的山區，過著非人的生活。

「上個世紀末，父親因為主張妥協，被族人廢了。在我一歲時，他就失蹤了。我大哥不忘父親被逐之恥，率領了一小群族人，勵精圖治，漸漸嶄露頭角。不料才有能力恢復以往的光輝，電腦聯盟就統治了全世界。我們兄弟誓死不從，一直與當局週旋鬥爭，其他的事，我想你們也都知道了。」

姜森說：「我叫姜森·麥克巴，美國人，人類自覺會就是我創立的。你們四大法王的威名我早有耳聞，只是我一介書生，只懂理論。我花了二三十年的功夫，為的就是要瞭解電腦怎麼能有智慧？如果他不具智慧，卻主宰人類前途，豈不可虞？直到最近認識了這幾位朋友，我才知道是我不瞭解什麼叫做智慧！」

四法王問：「那智慧是什麼呢？」

姜森說：「老實說，我還在學習，不過有一點我體會得非常深刻，那就是電腦當局『寬容』的度量，過去我是不相信有這種事存在的！我們西方人的觀念，一切都是黑白分明，不是生就是死，不是愛就是恨。」

「沒有錯，我們的真主一手拿可蘭經，一手執劍，是非不容混淆。在沙漠中求生存本當如此，不團結就是滅亡！如果不是這樣，我們憑什麼立足？」

文祥說：「我認為智慧是靈活的，寬容這種德性需要長時間的陶冶，是從整體生命生存的觀點出發，由此累積而來的認知。」

衣紅說：「這句話我來說比較恰當，年輕人很難寬容，小孩子完全不可能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這不代表你就夠老了。」

衣紅說：「我是說，我正在青年期的成長過程，一天一天都有進步。」

左非右作出失望的樣子，說：「拜託！對我請不要太寬容！」

衣紅說：「為什麼？你做了什麼大逆不道的事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只是發覺，妳磨牙工夫進步得最快！那才有樂趣！」

文祥說：「四法王，有件事我倒是想請教你，在火星上有位李不俗，你可認得？」

四法王說：「怎麼不認得？他是我的徒弟。」

「他說曾向你學施咒，真的有施咒這回事嗎？」

「當然有，不過這與個人的意志力有絕對的關係。」

「那麼這應該是心理學的課題了。」

「也不盡然，因為人的意識未必屬於自己。」

「你是說，人的意識也有可能來自外在？」

「我沒法說清楚，我只知道，意識屬於整體大環境的一部分。比如說，你們東方人能寬容，因為你們是東方人。我們席克人有仇必報，那來自我們的歷史因素，這些不是任何個人的心理能決定的。」

「那只能說是環境影響心理。」

「如果此說成立，根據統計學，百分之五的標準誤差應該存在吧？可是在意識發展上，至少對我們席克人而言，是百分之百，沒有例外。」

「恕我說句不大中聽的話，令尊不是妥協了嗎？」

「我不是為他辯護，為了生存而改變策略，與意識型態是不相干的。」

「你是說施咒是整體能量之一？」

「是的，個人的認知與信仰也是這個整體的一部分。」

「你能不能舉個例子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，就以荷塞為例吧，我可以對他施咒，馬上見效。」

「能讓我們見識一下嗎？」

「可以！我咒他進來時，在門口摔一跤，你們注意看！」

說罷，四法王瞑目默坐，不作一聲。室內氣氛詭異，人人屏息凝神注視著門口，不想錯過任何細節。

四法王睜開眼睛，神情嚴肅地大叫一聲：「荷塞！」

荷塞在外面應了一聲，走到門口，探了探頭。這時室內諸人都望望他，又看看地面，猜想他會在哪裡摔倒，或者根本不會摔跤。

荷塞發覺眾人神情怪異，突聞四法王大喝：「進來！」荷塞一個分神，居然踏了個空，雖然身體沒有倒地，但確實是摔了一跤。

四法王說：「快去看看，對方的人來了沒有？」

荷塞說：「報告法王，他們早就來了，我叫他們在火堆旁等候。」

四法王說：「很好，你去招呼他們。」

人人眼界大開，嘖嘖稱奇，只有衣紅一語不發。四法王注意到了，問：「這位衣紅小姐好像有意見？」

衣紅說：「沒錯，我認為這只是一種暗示。我一直注意你的動作，荷塞進來時，你的眼神很兇，他正要跨步，你的眼珠飛快往地上一瞄！就在這一剎，他神思恍惚，因為他非常怕你，不知道該看下面還是往前走，所以不小心失足了。」

四法王哈哈大笑，說：「厲害！厲害！不過妳忘了，我已說過，這是整體的效應。如果沒有你們全體聚精會神在前，我這些技倆也難以奏功！唉！要是我的徒弟裡頭，有一兩個像妳這樣敏捷的……」

衣紅打斷他，說：「可是，這與咒語有什麼關係呢？」

四法王說：「我怎能一語道盡平生所學呢？剛才這個叫做『應力咒』，一定要當場驗證。此外還有『召魔咒』、『驅魔咒』和『念力咒』等……」

文祥立刻接口：「沒錯，我曾經受制於李不俗的念力咒。」

四法王詫道：「是嗎？他怎麼學會了？那個人心思太亂，雜駁不純，學什麼都只得到皮毛！可是他怎麼對你施咒呢？」

文祥慚愧地說：「聽法王一席話，我才體會到，當時是我自己糊塗……」他瞄了衣紅一眼，見她正狠狠地盯著自己，一時接不下去，順口說：「是我自己不對！」

衣紅說：「想找代罪羔羊？是吧？」

文祥急著解釋：「沒有哇！我不是說是我自己不對嗎？」

衣紅不領情，說：「你知道你為什麼會這樣說？」

文祥說：「當時的確是我自己心思不寧！」

衣紅說：「什麼當時不當時的？我知道你又要怪我，所以馬上給你施了咒！」

文祥一楞，說：「施什麼咒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施咒叫你自己認錯！讓大家作證，你看有多靈！」

左非右打趣說：「紅姑娘！妳什麼時候拜法王為師了？」

衣紅說：「放心，你那套占卜我是不屬於學的！」

四法王不知道他們愛開玩笑，忙打圓場說：「其實這種念力咒人人都在用，許多領導統御術說穿了也就是利用這種方法。」

文祥說：「這樣說來，意志堅強的人就不會受到控制了。」

四法王說：「當然，所以我們修鍊就是修克己的工夫。」

衣紅說：「真巧！我們也要學克己。」

姜森說：「克己實在難，我寧願克人。」

文祥說：「所以你們崇尚恐怖暴力，最後終為暴力所害！」

姜森說：「按照傳統的說法，別人才是崇尚暴力，我們只是執行正義！」

四法王說：「按照傳統的說法，美國還是自由的聖地、不沉的母艦哩！」

文祥說：「不要談那些，政客說的話怎麼能認真？」

衣紅對四法王說：「你說說看，你們還要修鍊些什麼？」

四法王說：「那可多了，有所謂的五功，我們每天要向麥加跪拜五次，唸三遍可蘭經，要赴麥加朝覲……」

衣紅打斷他：「我是說除了宗教儀式以外。」

四法王不懂了，問：「宗教以外？」

衣紅說：「是的，比如說要克己，還有什麼？」

四法王說：「還要齋戒呀、淨身呀……」

衣紅有點失望，說：「就這樣？」

四法王說：「嘎！妳是要問法力吧？除了要收心，還是收心，直到心完全定下來，才能學法力，至於學什麼則是因人而異。」

衣紅剛學會了念力咒，還想多套套法王，哪曉得他不上當。她腦筋裡千迴百轉，正想著用什麼方法讓法王吐實，一眼看到風不懼瞅著她笑，問道：「風哥，你笑什麼？」

風不懼說：「我笑妳！師父一再訓示，說『戒、定、慧』是修行的不二法門。妳老是不相信『定』有什麼用。現在妳可親耳聽到了，人家法王也說先要『定』！定了之後智慧自生！」

大家談談笑笑，不覺夜幕已沉，稍早前四法王為卡奈娜約了本地的首席女祭司來此鬥法。據報對方人已到齊，他好整以暇，直到時間拖得差不多了，才對大家說：「難得我們不計舊惡，相談甚歡。在這裡我不妨坦白說，因大哥說他被文祥兄逼得走投無路，我就不自量力，想與文兄一較高下。我想電腦當局一定知道文兄的去處，當局卻回答說文兄不願人知道他在哪裡。」

「我便對手下說：『前天家鄉送來的椰漿，拿一箱過來。』然後我又對當局說：『這種椰漿必須吃新鮮的，放久就壞了。我打算送一箱給文祥兄，既然不知道他在哪裡，我就送到他家去好了。』

「當局說文兄不在家，我又說：『你可以通知他回去拿呀！』

「當局又說太遠了，不方便。我說：『有多遠？現在交通很方便的。』

「當局實在笨得可以，竟然說：『真的很遠，在巴西的薩爾瓦多。』」

說得大家都笑了，杏娃無奈地說：「那不是事實嗎？」

「知道文兄在本市，其餘的就簡單了。我先通知卡奈娜，利用她的地方勢力，派出不少眼線，很容易就找到你們。為了酬謝她，我也答應幫她打敗其他幾位祭司。各位如果不嫌棄，待會請來看看我們的法術。」

衣紅眸子一亮，大聲叫好，說：「上次在海地，我就想見識巫毒的儀式，結果什麼都沒看到，連棺屍都是假的。」

法王說：「康東布雷和巫毒不太一樣。」

衣紅說：「沒關係，起碼可以增廣見識。」

文祥說：「急什麼？機會有的是。」

衣紅說：「你別囉嗦！今天誰都不許發號司令，只許看他們鬥法！」

四法王笑道：「要是我鬥不過他們呢？」

衣紅痛快地說：「那我們就上！」